大後方的生活相

（大後方報紙的摘錄）

哥侖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JAN - 7 '52

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

1943·8·

4355
8637

578-14360D

出版者的話

哥侖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JAN-7'52

為幫助讀者了解大後方人民生活的實際情形，及那班權貴們生活中荒淫無恥的豪華狀況，特將解放日報上彙編的、有關大後方人民生活的通訊和消息，計共五篇，大後方的輿論彙集共二篇，及一篇關於大後方限價情形的文章，彙編刊印，名為『大後方的生活相』。

這裏面所報導的事實，是經過國民黨的嚴格檢查之後所透露出來的零星消息，散見於大後方各地的報紙上面的。至於其全部的眞實情形，又當較經過檢查後的報紙上的報導為尤甚；而且這種報導，亦僅能於無數的現象中竄出其一二而已。但雖然如此，也已可以使我們窺見大後方的黑暗與悲慘的一班了。

拿大後方人民的悲慘生活，來和我們邊區軍民的豐衣足食生活相比，簡直是一在地獄、一在天堂。由此可見，邊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較之大後方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實行獨裁專制的法西斯政治，絞殺人民的經濟政策、與奴化的特務教育，其間究有怎樣巨大的差別呵！

這本書，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中國法西斯主義的認識。

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

目錄

1.大後方的生活相……（一）
2.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一七）
3.淫靡、黑暗、饑餓、苦悶，大後方生活寫照……（三一）
4.人禍加重了天災……（四四）
5.限價種種……（五一）
6.嗚呼，如此之大後方文化教育……（五五）
7.大後方輿論一束（一）……（六六）
8.大後方輿論一束（二）……（七一）

大後方的生活相

大後方社會生活的眞相，在許多報紙雜誌上零零碎碎的常有透露。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描寫聚攏起來，那麼，大後方生活相的全貌就大體上具備了。下面就是這樣的一個集錄。把這和邊區的生活比較起來想一想，那差別應該是令人吃驚的！長久在邊區生活和工作的同志們也許想不到或者忘了：由於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制獨裁的存在，我們抗戰大後方的人民生活是處在怎樣的一種畸形發展狀態中。首先請看一看中下各階層人民的生活：——

知識份子飢病交迫

教授家中不能舉炊

『昆明各大學生伙食每月二百三十元，計每日七元五角，可以在大餐店裏吃麵半碗。』（新蜀報四月二十七日）

『廣東各地的學校，遠在抗戰第一年就已普遍實行了暑天赤足』（正氣日報五月七日）；當天該報在贛南提倡『自今日起來一個赤足運動。』

『小說家蔣牧良在湘，現又患病，貧不能醫。』（廣西日報四月二十九日）

『武大教授有出售舊衣舊書過活者。據云，某教授為節省起見，家中不舉炊，每餐即購燒餅數個充飢。』（新華日報四月十四日）

五月十六日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會發表宣言，呼籲改善生活。略謂：『節衣縮食者於茲三年矣……所謂三十一年十月份起，增加薪俸與生活補助費者，率皆未能實現，……』（桂林掃蕩報）

職員們失業途窮

幼子無代價奉送

『某商行刊登經濟小廣告，招考職員，幾天後報名登記的在四百人以上，這些人包括香港歸僑，學校裏的學生，上海來的流亡者，現任公務員小學教師。……中間婦女佔很大比例，他們去參加考試的目的，有的急於解決生活，有的以為待遇可以得的多，有的本來是太太，不作事現在生活高漲，丈夫負担不了妻子的生活，有的在學校裏讀書的，父母已經沒有能力付給成千元的學膳費，只能停學，另找出路，……但那個商行錄取的，不過四個人，平均每一百人中只能得到一個機會。』（四月十一日湖南大剛報）

『廣西省府因經費困難，實行裁員，自四月一日起，又有下級職員五百餘人被裁了。』（四月一日正氣日報）『被裁職員，凡服務三月以上兩年以下者，依薪金及米貼標準，發給遣散救濟金一月，本省旅費三百元，外省旅費五百元，服務三年以上者，旅費同前，發遣散救濟費兩個月。』（四月十一日大剛報）

貴州日報四月十七日登載，電　局工程師黃昭的送子啓事，略謂：『竊昭不幸，子女繁衆，戀棧拙守，生財無道，靦負重責，每況愈下，舉家危殆，何顏緘默，……為保全國家未來主人，願將六歲幼童，繼於富人為嗣。』

强制勞動下的工人苦力們

工資被尅扣、吃飯打折扣

重慶板車工人每人每日需用草鞋一雙，五元，宿草棚客棧一晚，兩人共床，每人三元，兩頓共吃十碗飯二十五元，鹹菜兩碟共二元，旱煙二元，共三十八元，但每日賺到三十元以上，就算極幸運了。經常只賺得二十多元。怎辦呢？飯便由五碗減到二碗一碗，或乾脆不吃吃稀飯，落雨天，草鞋消耗多一倍，疾病來了，把命運交給不可知的天，家庭管不了，反正不在眼前不想它。

蘭州市工資評議會為普遍實施工資限價，決將未加入工會之『野工』『野

力』加以取締，業已開始檢查，查獲者處以五日至三十日之苦役。（五月十七日大公報）

成都人力車限價特別嚴格，若車伕索價超過每街五角，警局即扣罰金（四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大剛報五月一日社論，指出：『工資限價聲中，我們尤望各廠場仍需注意工人生活與康健，而不應挾政令以作爲任何抑壓工人生活的藉口。』可見，限價却會被資方利用了。

四月七日新華日報登載一羣機器工人的投書，內稱：『我們的收入，不但沒有超過政府所限制的最低工資，而且沒有達到這個規定。』

五月二十六日又有另一個機器工廠許多工人投書該報，訴說：『我們還沒有拿到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廠方却在月薪中，無理的多扣了二十六元所得稅』。

在江西的產業工人，『他們的工資受限價限制最嚴，受生活壓榨最甚，因此，產業界熟練工人發生高度移動及倒流的現象。』（正氣日報四月十二日）

四月八日行政院頒行『非常時期廠礦工人受雇解雇辦法』，規定工人只有在下列情形才得呈報主管官署請求解雇：『一、因疾病或殘廢不能繼續工作經醫生證明者，二、年逾五十，體力衰弱不能繼續工作者，三、有工廠法第三十三條各款之情事者。』凡未經核准解雇者，工人不得擅自離職，如有違犯，即依妨害國家總動員條例懲罰之。並規定工廠雇用新工人除有特殊技能及戰區逃回工人之

外，其工資應從最低級起支，這個辦法的主旨，就是制止工人的轉廠。（新蜀報四月二十二日）

農民缺粮顆粒無存

女兒出賣每斤十元

在被災的農村中，『豫省自上年入秋後，民間食粮卽感極度缺乏，據此間救濟當局之民食調查，自由區內發生食不自給之人民達千六百餘萬人，佔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強，其中數百萬人口無顆粒之存儲。』（中央社魯山四月八日電）

『河南大麥，正在灌漿，而因災民太多，已開始割吃，恐小麥亦將未成先割，欣欣向榮之豌豆苗也都被吃光，榆樹上常有五六十歲之老太太抖抖的折點樹葉，而三歲之小孩見到一根木柴也拾起來，因爲他們知道，沒有柴是煑不熟野草的。』（大公報五月四日）

『粵東各縣每担粮價漲至四千元，據海陸豐一帶來人談，該地竟有出售女孩者每斤僅十元，該處人民相率向贛省逃生，但贛省亦無辦法救濟，遂又逃回者亦在不少……近以天氣久晴蒔旱不雨，禾苗呈枯象，人心尤爲不安。』（大剛報五月十四日）

至於巴蜀天富，農情亦不見好，許多農民，『四月裏不得不把還沒有十分成熟的胡豆和豌豆，摘下來送到菜市上去賣掉……再用它的代價去買二十八元一市斗的平價米。』

『一個佃種十八石田的老農講述他年來的經歷道：穀子都交給主人，自己吃的是石多麥子五斗胡豆，六斗包穀，和一些別的雜糧和菜蔬。大兒子二兒子都進了城。五口人吃飯，每月要增買十斗平價米，買米的錢要靠喂猪養鷄養鴨。去年秋收，十八石田只收了三石穀，但承主人的「大恩情」，主人收去這三石穀，另外還讓兩個兒子去幫忙主人做兩個月泥水匠。為了報答主人的恩情，逢年過節都送猪肉鷄鴨作禮物。』（新華日報四月二十六日）

據五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載稱，

歷年南雄的農戶成分變化有如下列：

	地主兼富農	富農	中農	貧農	僱農
二十八年	七	十二	四十	三五	六
三十一年	十	十八	二十	四二	十

從這裏可以看出南雄的貧僱農在這三年之中增加了。計由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二，而這些增加額，又是因為有四分之一的中農破產了的緣故。

兵餉太少

「關於士兵的待遇，以三等兵爲例：二十八年每月每人糧餉共爲八元，二十九年實行糧餉劃分，米由公家供給外另發餉三元，副食費三元，醫藥草鞋教育諸費七角五分，合計六元七角五分，三十一年爲二十三元，本年度增至四十四元五角。現在一個普通男工役，除伙食由雇主供給外，每月還可再支工銀，少則七八十元，多則百三四十元，其餘更不必論。」（掃蕩報四月十七日）

歸僑流浪亟待救濟

「廣州灣之華僑工人逃難至內地者，約三萬餘人，流落於柳州的甚多，顛沛流離之餘，資金已告罄，情況淒慘，亟待救濟。」（新華日報四月二十七日）

中等人家只能吃粥

在「華僑之鄉」的四邑，「僑匯斷絕了，因之商業凋零了，而失學失業的人却增加了，一切都呈現着衰落的現象，一般中等人家已經降爲：食粥階級……盛行着買賣舊衣，幾乎平均每一家設一個攤子。在去年冬季有許多沒有衣物的人，却把他們的棉被拿來出賣，因此他們只得忍受嚴寒的侵襲。」

『福建晉江過去是華僑家鄉最繁榮的地方，現在則變成了三多，即叫花多、自殺多、賣妻攜多，小學校已自三百所關閉至五十所。』（新華日報四月二十日）

婦嬰待救，兒童普遍失學

陪都街頭遺屍每日十數具

『福州共有人力車二千輛，腳踏人力車千餘輛，拉人力車者大都是上了年紀的老頭子或是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新華日報五月六日）

現代婦女一卷四期有『一個充滿了血淚的數字』。內稱：『廣西桂林等十二縣市有妓女二千四百七十四人，她們從慘苦的充滿了血和淚的夜生活中，每年給與政府的稅捐百五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元。』『衡市妓女據非官方統計有一萬餘人，而據官方統計有三千餘人。』（大剛報四月七日）該市人口，總共不過二十二萬人耳。

四月四日新華日報社論：『現在甚至兒童入學問題，對中產者的家庭也成了困難的問題了。小學校的門，幾乎都要靠了人情，才得開放，即使僥倖入學，學校裏各項費用的巨大，又使當家長的焦頭爛額。因之，失學兒童的數目是一天跑

一天增加了，這些失學兒童，或沉淪在無知之中，或只好以街頭上出租連環圖畫書的小書攤當做學校。也有許多失學兒童偷偷溜進唱京戲的院子站着傻看，揮之不去，拿台上的封建說教來培養自己的小心靈。』

貴州日報五月十一日著文稱：『常常聽到或看到溺嬰棄嬰墮胎的情事』。『從去年下半年起棄嬰問題在重慶，已經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注意。』（新華日報四月四日）雲南省社會處也已提出奉部令以『保護童嬰爲本年度社會行政的中心工作之一，……防止墮胎溺嬰棄嬰遺孤。』（雲南日報四月一日）五月五日贛縣正氣日報社論指出，『年來各地關於墮胎棄嬰事件時有所聞……一面固由於戰爭直接影響，而一面物價的波動社會財富的集中與薪俸生活者感覺生活威脅等等實爲最大原因。』

重慶遺屍甚多，死者當爲貧苦無依之人，『各慈善團體爲收殮市內遺棄之死屍，每年由各慈善團體及市政機關集款購置棺木。去年度準備兩千餘具當難敷應用，平均本市每日需用收殮遺棄之死屍棺木約十五具，故本年擬購五千具。』（新華日報四月二十日）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極少數高官巨富的窮奢極侈的生活。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有的是洋錢，有的是私利，有的是個人的糜爛的享樂，不知道他們對於國家民族，也還在念中否？

穿：一粒鑽石二三十萬元

『昆明個人財產在萬萬元以上者，共計一百四十餘人。』（新蜀報四月二十七日）『重慶老鷹岩有一巨宅，用男僕、車夫、廚人、婢、媼共約八十餘人，每月食官米數十石，每月共支工資二萬五千元。』（天下文章創刊號）

昆明的裝飾品價格，已很驚人，如『金絲猴男斗篷，每件達二十萬元，朗琴斯手錶一萬二千九百元，三花雪花膏六百元，大瓶香水三千元，邁克斯口紅五百元，蔻丹一千二百元，膠質褲帶一千二百元，但均感供不應求。』（新華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當地鑽石的輸入量，在全國也佔第一位，目前價為四五萬元一克拉，往往一顆大鑽石，售價高至二三十萬元，卻仍有多人爭購，據說都是用來裝飾那些「高等華人」』（新蜀報五月十六日）

吃：寧波鹹魚每兩三十元

『韶關食堂餐館，新開張者，幾無日無之，俱多設備華麗，其中以黃崗壩一帶尤甚，食館林立，有謂為食館世界。』（大剛報三月十八日）『昆明某土產店，出售寧波鹹魚，每兩三十元，某大商行有美國白菜出售，每斤三十元，土產與洋貨同其名貴，亦同樣賣座。』（掃蕩報五月二十二日）

住：一座房屋費五千萬元

『昆明銀行大廈建成七層大樓一座，極其富麗，建築費一千萬，水電裝置二千萬，其他設備一千萬，共耗費四千萬元。裝有電梯，爲後方僅有的電梯設備，也耗費最大，單是支持梯座的四根鋼柱，每根就達五十萬元，電梯女司機每月薪金，也達五千元之高。據說某信託局職員某，在這筆生意裏，得回扣洋十萬元。』（新蜀報九月十七日）滇『省財政廳投資五千萬元，在滇越鐵路昆明總站建築全遠東最華麗的大飯店一座，其屋頂花園最聳人聽聞，比起最近落成的，由省經委會投資二千萬元，以玻璃地磚爲號召的安寧溫泉賓館來，還要哄動，還要闊氣，還要驚人。省建設廳張西林廳長，對人苦笑說「我的建設廳一年的經費，還不到五千萬元呢！」』（新蜀報四月二十六日）

某人到重慶十日，發現有三多的現象：『一曰人多……在幾條大街上，無論截取任何街道一百碼距離，其中準有男女行人二百以上，這些人不外兩種，一種是無聊閒逛，看人的，一種是冶容奇服，給人看的；二曰錢多，貴富巨商身揣支票，次者揣關金，再次揣大五大百，下焉者也是成百成千，飯館裏劇場裏無處不是爭着作東，掏取一把紅綠耀眼的關金、大百，「滿目琳瑯」；三曰汽車多，公共汽車就有百餘輛，尚不計流綫型小車。這些汽車來往奔馳，行人閃躲不及。某

君新由天津歸來，見敵方統制油料極嚴，很少看見小型車，而我國在「一滴汽油一滴血」口號下，不減當年上海風光。也是偉大的中國又一偉大吧!?」（新湖北日報四月二十九日）

享受：洗澡一次費八百元

死人棺木值百萬元

『昆明每天消耗於戲票者，××××元以上，消耗於酒樓飯館者，在××××元以上。』據云：『拿這個數目，我們可以每天建立一個小工廠，每星期建立一個大工廠。』（正氣日報五月十八日）『昆明海棠春歌劇場，以犧牲色相，來吸引觀衆，生意很好，某機關科長，每晚必到。』（新蜀報五月十七日）『福州賭風頗熾，一擲千金，乃司空慣見，當局禁賭雖嚴，收效却少。』（新華日報四月十九日）『各大商行，新由加爾各答，航空運到美國小型皮包一大批，專放撲克二副，計算鉛筆一枝，標價一千八百元。』『昆明安寧溫泉賓館已於六日開幕，單是洗一個澡五百元，再加上來回車費三百元，合起來就是八百元洗一個澡。』（新蜀報）

『孔祥熙之長女，近赴美與陳某結婚，其嫁裝均由財政部婦女工作隊代製，

多爲繡花錦袍，其中尤以湘繡百子圖被面最爲精緻。前在江津失事之中航機，卽載有其嫁衣六箱，原擬儘先運美，不幸汚有水漬，正由財政部婦女工作隊數十人日夜趕工重製，再行運美。』（新民報三月三日）

『成都物產競賽展覽會中，農林館陳列『建昌板』棺木一套，顏色鮮麗，香味宜人，聞價值在百萬元以上。』（新華日報四月十九日）

雖然我們很知道，在大後方，仍有着廣大的人民以及許多正義人士，艱苦地努力爲抗戰而鬥爭着，工作着，但由於以上的種種情形，那兒就有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有少數的『陳叔寶』們不知民族死活國家存亡的狂歡暴樂，紙醉金迷的怪象，另一方面則到處瀰慢着？

苦悶、消沉與不安

『昆明市上各『大哲學家』，近日生意都很好，據說平日一般不相信談命算運的知識份子們，很多也跑去談談終身或者算算命運，相相面。』『現在聯大生活……精神不但不活潑，而且日溢消沉頹廢。』（新蜀報五月十七日）二卷一期銀行界雜誌，有小職員寫的『一年來的銀行生活』感想六篇，除一篇寫鬥爭手法之外，其餘盡皆表示苦悶：

謝澤民說：『我們銀行從業員的生活，當然不會逃出這苦悶的圈子，除見到

聽到一些風聲鶴唳的消息之外，沒有一句開懷的記述，更覺得生活的壓榨，逼得人透不過氣來。』

石人說：『我們要求生活的內容更加豐富起來，生活的態度更加積極起來……這一年是在矛盾的生活狀態下過去了。』

韜晦以『慨然茫然惶然』爲標題，說到：『日前會見一位朋友，我們一年不見，寒暄之後，他便問我，今年該發了財……誰知自己每月所入，尙不能製兩件學生藍布衫，想到生活的天天高漲，大家的爲財而忙，更不禁有些惶惶然。』『我希望自己會振作起來，生活得更起勁些，我希望再沒有朋友問我發財沒有，我更希望津貼也發實物。』

范冲文說：『物質生活的降低和惡劣，我們並不怎樣懊喪，緊要的還是精神上缺少滋養品。』『多數的商業銀行，仍然是追逐着高度利潤，集中資金於商業投機，……有的銀行却變成官僚政客的活動場所……使許多熱情的青年人會感到失望。』

黔林把週圍的人分成三類，他說：『我感到極大的悲哀，失望塞滿了我的心，這又不是深山窮林，爲什麼有這許多虎豹豺狼？ 然而這猛獸是隱蔽在那些人的心中呀！他們爭奪的東西是名和利……，一些安排好了永遠做奴隸的人，則以另一種方式出現在週圍，他們成天的歡笑着，極奢侈的生活着……什麼別人的利益，

國家的命運，那一大套在他們的腦海中是沒有地位而最庸俗的；還有最可憐的，是那些只是坐待春天到來的怯懦者，他們被嚴寒所威脅，沒有勇氣正視週圍的濃霧，……自己却做着比誰都更美麗的好夢。……對那些所謂鬥士們或奴隸們，我希望來一聲足以震撼世界的雷鳴，讓他們聽聽這發人深省的聲音，而去掉心中的塵埃……，同時，我更以萬分的熱忱，望那些坐待春天的先生們得到一個檢討的機會，把自己從幻想中甦醒……，因爲幸福的生活不是等待可以得到的呵！』

四月九日雲南日報社論「嚴肅生活加強作戰」稱：『在國人的實生活中，抗戰與生活早已脫節，一般人相見之下，有辦法的計劃如何過優越的生活，無辦法的則互訴生活的困難，貧與富之間，困難與優越之間，完全背道而馳，在這一殘酷的對照之下，於是困難者愈覺困難，消沉者益爲消沉。感覺困難者，其痛苦生活，壓低其抗戰情緒；優越者縱情享樂，荒淫無恥，其腐爛生活，消滅其抗戰情緒。由此以觀，社會上貧富關係，呈現如此懸殊之病態，不但要造成社會的莫大危機，且將直接妨害抗戰的進行。』

『重慶春去夏來，四鄉竊風又熾，謹防強盜（川人呼賊爲強盜）與留心警報，是日常生活中兩件最警惕的事。』（貴州日報五月十日）

據新蜀報載昆明各大學近日大小盜案迭起，『雲大校長室電話機最近被竊去，就把該校總務處的一副移用，不過因有前機之鑑，電話機每日都和校長雙宿

雙飛。』『西南聯大女生宿舍最近發生了一件失金奇案，箱鎖完好衣物不動，但祕密藏在寢室裏面的四兩黃金却不翼而飛……事後發現竊賊留給失主一封致歉信，現在失主正在以這封信的筆跡爲綫索進行偵察中。』（新蜀報五月十七日）

關於粵災，『余長官希隣省設法救濟，否則影響抗戰前途甚巨，李主席面帶愁容，尤爲焦慮，據李氏談，廣東向來缺糧，去年收成僅半，早料及今年青黃不接時必有糧荒，但不料今年天氣特殊，初則苦寒，繼則苦旱。南如沿海，更遭風災，遂使禾苗枯倒，人心頓起恐慌。』（五月十四日大剛報）

五月三日余李聯名致電蔣介石請發急賑，並請飭令湘贛桂急速撥糧救濟（五月五日中山日報）。五日又電旅渝粵人孫科、鄒魯、吳鐵城、林雲陔、曾養甫、俞鴻鈞等『請促請委座核准救濟辦法』。（五月七日中山日報）七日又直接電請桂贛閩湘當局，從速發糧，並要求允許粵民入境自由購糧。

桂省『某區長因刮地皮刮得過火，又霸佔人家的愛妾，是個十足典型的貪官，同時也是個十足的淫棍，區民恨之入骨，於八月七日卒被所謂「暴徒」殂擊斃命，事後上峯爲要調查眞相暫且保留屍首，聽候裁奪，乃令飭警所用鹽醃起來。但據人說雖用一大堆鹽醃之還是穢氣薰人。好事者更美其名曰鹽區長。』（野草月刊四月一日）

上面種種，就是今天大後方的生活實錄。

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

一方面是苦難深重的同胞
一方面是荒淫無恥的巨富

河南災民，餓死、逃亡，十室九空。賣妻鬻女，一口人只抵當担半斗米。飢餓的老婆婆，殺子充飢。

（「豫災實況」，四月十四日江西正氣日報載）

河南巨災究竟嚴重到什麼樣呢？這裏最簡單的敍述一下：全河南一百一十縣，三千萬災民，都在掙扎在死亡綫上，在中原的大地上，都市裏和村落中，街頭巷尾，到處是啼飢號寒，鬻兒賣女，在向死亡作着最後的掙扎。

從河南洛陽最近寄來一篇一個青年記者多方調查之後，寫成的災情報告，這裏只抄錄其中令人不忍卒讀的數字：

廣武縣，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飢餓致死者有八千三百七十二人，逃亡外

出者三萬三千一百八十八人，全縣各村落中只剩二萬多饑民，廣武最近逃出來的人說：「鄉村裏已沒有人蹤，但見十室九空，連死屍都給鳥啄食得破碎不全了。」

災荒期間，新鄭全縣逃出者凡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三人，死亡者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合計佔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

滎陽逃亡人數，要佔三分之一強，還有十萬多人口，伸着待救的手。

遠在去年十一月的上旬，汜水汜濟鄉一個鄉，棄嬰的總數是一百四十四名，餓死二百八十三名。

除了這些簡單的數字以外，那位年輕的災情記者，還報告了下列的演不完的災劇：

鄭州，這河南大都會，最近三月間，兩週內餓死人口一千七百名，至於呻吟的聲音，枯瘦的面影，大批僵硬的屍身，那是最平常的景象。

汜水玉門鄉李太平的妻子，她餓得不想活了，把兩個孩子和一些破爛的東西，一起關在屋裏，自行放火，完結了他們三個人的生命。

三月一日，鄭州警察局捕獲一個殺子而吃的「兇狠的」老婆婆。老婆婆說：殺掉的是我的女兒，她已經餓得快死了。

災民們什麼都賣，年輕的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也販賣給了去災區販人的

販子，在廣武、汜水、滎陽一帶，賣一口人，只抵當地半斗米的價值。

在洛鄭路上，走不完的流民，一個從中牟西逃的人，因爲餓得已走不動路，把担子上的孩子扼死了。他狠狠地說：「誰叫你不會托生？」

災民賣地，六畝地只換得半石麥子，百斤紅薯葉。田地賣掉，永久成災。

（『旱荒甫過，賑荒地荒又起，』五月十四日河南民報載災胞呼聲）

『河南許昌縣五女店災胞張忠國上李主席的呼救書中，一字一淚地泣訴他的悲慘境遇，『官長大人：旱災甫過，賑荒地荒又起，小民於無可如何之中，將多年祖傳視作唯一珍寶之九畝地，賣掉六畝，所得賣價只換得半石麥，百餘斤紅薯葉，不及一月完全吃盡。本月又拿出剩下的三畝營業照，借了六百元，立約到麥罷（即收麥後）原本歸還，再加五百元利息，另外給八斗好麥，借此換了點麩子……眞是前思後想沒有活路，旱災不過是暫時的災荒，地畝賣盡，却要形成永久的災荒了，我相信不只我一人如此，災區民衆很多是這種情形。』

抗戰軍人家屬的悲慘生活：弟弟被吃，母親吊死，老父幼妹，無依無靠。自己又無盤纏歸家。

（五月十八日桂林掃蕩報載軍人李一新給掃蕩報的一封信，一字一淚地泣訴着他住在河南災區的家屬的苦境。）

『編輯先生：

我現在仍是一個軍人，原籍河南鞏縣，我在去年十月間，雖經接到家中一封信，說家旱災很重，猶不知究至何種程度，在前天忽又接到一封掛號信，這來信給我帶來了可怕的不幸消息，我接到這封信只是無主張的哭，我甚至想自殺，同時我不相信人類會有這樣萬惡的遭遇，但這是事實，並且這事實就在我家中出現了，現在我把這封信不掉一字的照原文抄下來：

「一新小兒知悉：我家自前年八月起，迄去年臘月亢旱無雨，飢災嚴重，人民外遷日多，攜妻帶子，扶老牽幼，背井離鄉，顛流道途，慘苦之狀，莫可言喻，去年冬季，天氣嚴寒，爲數年所未有，赤沙原野，無物可食，樹皮剝盡，草根掘罄，慘狀日甚，人心更惶，土匪結聚，盜賊叢生，日落閉戶不出，道路無敢單行，凍斃餓斃者到處可見，迨至舊歷年關，食人慘事，時有所聞，吾家所不幸者，即汝弟在今年三月十七日出門，至晚未歸，當即同人四出找尋，終無音訊，翌日到各親友家中尋問亦無下落，闔家痛哭不已，至二十日亦無下落，知你弟已遭不幸（如土匪擄去定有贖回音訊），汝母痛哭無止，三日未進粒食，淚帶血下，二十一日余復出門尋問，至中午歸家，孰知汝母因痛傷難忍，懸梁自縊，余

書至此，心痛如焚，擱筆伏案，痛哭失聲，汝妹在側哀聲相應，悽慘之情，吾兒思之，當可知矣，吾家何辜，遭此不幸，余前何孽，年已半百，尙受如此顚折，痛傷之極，每欲自殺，但念你妹年幼無依，故不得不飲泣度日，你母已草率葬畢，余所盼者，即吾兒急速返家，同奔甘省（逃至甘省者甚多，據說勉強可以生活），此非余不明大義，實處境所不容，況且你已投効有五年之久，屢次參加戰役，且曾負傷，想亦無負國家，又余所望者僅有你一人耳，信到之日望速即請假還家，此爲余終日淚面飢寒中所僅望者也，否則余與你妹諒亦難度此春矣，望你勿作過悲，保重身體爲要是囑！父手示。」

編輯先生：我的弟弟被人殺吃了，我的母親被逼死，家中僅剩下五十多歲的父親和十二三歲的妹妹，一天到晚在飢餓中哭着過日子，我呢？我現在仍是兩袖清風，一文不名，我怎樣救我的父親與妹妹，請你指示我一條路，是回家呢，路費大成問題，我一點主張都沒有，只是整天的哭，但我知道哭是無用，我現在向各界同胞發出哀訴的呼籲，爲了抗戰，爲了建國，更爲了都是黃帝子孫，拯救拯救河南數百萬人民，遭着這非人類的可怕的殘酷的慘運。

敬祝撰安！

不幸者李一新啓」

南國災情慘重，不純屬於天時，一半由於人禍，但租太重，是主要原因。

（『南國災情』，正氣日報載駐桂特派記者王坪通訊）

『我們且隨着屈副委員長的足跡，先劃出南中國的輪廓，由重慶出發乘飛機到桂林，改乘火車到衡陽曲江，再乘汽車至江西福建轉入浙江，這一帶都浸入無比的災害裏，災害最厲害的是浙江與江西。自從去年五月，敵人發動浙贛之戰以後，這兩省遭到空前的浩刼，四千多間民房構成的南城縣城（江西屬）被日本鬼子燒得只剩六間半。江山縣（浙江屬）二十四個鄉，被燒了二十三個，屈副委員長沿途經過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斷垣殘礎。在廣東的災情是雙重性的，東江的米荒已成爲全國皆知的廣東問題之一，加上敵人的騷擾，使廣東的同胞，疲憊的更加疲憊，沉默的更加沉默，自太平洋戰爭後，廣東福建又多了一個歸僑問題。回過頭來，我們看湖南的災情，這個省份的北部曾經是三進三出的地區，難民的數目已經不少了，但在屈副委員長東南的回程中，敵人又在洞庭湖掀起了波浪，南路華容的人民，又被掀入了流民之羣。』

（五月十七日廣西日報載）

在廣西『東南八十餘縣，因去年水旱爲災，損失慘重，以致本年春耕未下，而邕、同等縣又紛紛電報災荒，據上月二十八日舉行救濟飢荒緊急會議朱民政廳長朝森之報告：近來邕、同等縣紛紛電報飢荒，計截至四月二十四止，有邕寧、同正、扶南、綏淥、上思、遷江、果德、都安、隆山、橫縣、貴縣、賓陽、永淳

等十三縣。據邕寧專員電報，邕、同各縣曾派人出巡，目擊人民體瘦如柴，面呈菜色，狀極悽慘。若不從速救濟，殊爲可慮。比廣西災情更嚴重的是廣東東江一帶，據某報特派記者之實地視察報告：「潮屬災情確重，餓斃者以潮安、潮陽最多，搶食事件時有發生，興寧現有潮屬難民一千二百餘人行乞，一幅難民圖慘不忍睹，由於嶺東一帶的糧荒，大批難民不得不背鄉離井，拋棄了他們多年的祖宗墳墓，田園廬舍，而大批的移民入贛。然而這一次的移民並不是有計劃的，也不是出於政府的主動，他們只是迫於飢餓，政府對於災民入贛未加阻止，亦無絲毫計劃，然而到達之後，人地生疏，言語不通，既沒有人發放耕地，又沒有農具和耕牛種籽，走在荒蕪的野地上，如何能夠耕種爲生？各地沒有難民收容所，大都露宿街頭、河濱、沙灘之上，困難重重，無以爲生，於是難民們又有一部份折回。這些難民中多有七八十歲的老叟老嫗和一歲或幾個月的嬰兒，也有五六歲的幼童。嶺東的災情，不純屬於天時，一半亦由於人禍。去年潮屬因遭空前未有的水災，早造毫無收穫，晚造成色也低，佃農耕田一畝，在平常的收成下約得五石穀子，去年因爲歉收，兩造合計大多不上三石半，他們僅足應付地租，還要欠種籽和地租，地主們把欠額登記在簿上，下年還要追收，故終年辛勞何不足以供一飽，佃租太重，不得不說是農民們受苦難的主要原因。」

粤東粮荒・粮食大量被敵人收去。人民以薯藤、草根、海藻充飢。借債利息，高得可怕，借一千元只能買四十斤穀子，但將來還債，單是利息，就要兩百斤穀子。

（「粤東粮荒目擊記」，六月三日大公報惠陽通訊」

「這次粤東的粮荒，首先是在海豐發生的，今年二月間海豐的穀子雜粮價格卽行飛漲了，許多飢民，流離失所，有的逃荒惠陽，有的逃荒嘉属，等到三月中旬，惠陽的粮荒也發生了，相繼延及紫金、博羅、東莞、河源、五華以及梅縣等地。最慘者，乃是惠陽、海豐和寶安等沿海縣分，去年的收成上造下造都不算好，上造遭了兩三回水災，下造則來一回天旱，冬耕也因爲雨水不足而收成減半。今年以來，雖然到立夏，却還沒有「開春」，萬里田疇，焦燥如石，據老農者言：這樣的春天大旱，是五十年來所未有過的。在惠陽地面，粮價的突飛猛漲是在三月下旬，有好些民族敗類和敵人勾結，在大亞灣和大鵬灣出了高價來收買我們的粮食，沿海的粮食大量流向敵人手裏去了，而距離較遠的又向沿海地區流去，結果各地粮價卽行騰然飛漲起來。自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五日這一個月

中，穀子價格漲了五倍，蕃薯則八倍上下，目前人們的問題是如何塡飽肚子，那末現在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着呢？最慘者是工資生活者和小販，一般領工錢過生活的，卽使十分節儉也無法養活第二個人，一升米價値四十元，如果吃粥，一個人每月要一斗五升米，價値六百元，一般小販好的情形中可以養活自己，在壞的情形中則連自己也養不飽，更何況贍養家口！因此他們許多失業了，許多改了行做賭徒流氓，那些老早就失了業的難民，其生活慘苦更不待言了。在農村中，那些糧食不足的人家也夠悲慘了，他們有力無處用，勞力換不了飯來吃，一般說來，在農民中間，今日有十分之三（何止十分之三）是赤貧的，他們不僅沒有糧食，並且也借貸無門，因爲他們自己沒有產業來做借貸的抵押，在財主們看來，他們是十足沒有信用的人。這等人現在是以薯藤草根爲營養品，十分之五是有產業的，他們今日也斷了糧，只是他們還可以借貸，至於借貸的利息，是高得驚人。現在農村中最通行的利息是一千元兩石乾穀利，在今年早晚兩造分期本利還淸，現今一千元可以買四十斤穀子，而到將來單單利息就要兩百斤，在濱海之區住着千千萬萬的漁民，他們絕大多數吃魚吃鹽之外，就是以海藻爲食糧，但海藻吃得多，一定會生黃腫病的，他們爲的是拯救目前生命，明知是酖也不得不飮。」

「重利盤剝，駭人聽聞，借麥一斗，麥收後，要還麥六斗。」

（「農村的高利貸」，六月三日桂林大公報載桂平一讀者投書）

「我們常聽說，本年農貸某省幾千萬，某縣幾百萬，而我們縣裏迄今竅無所聞，農民因爲要生活，還是向地主資本家借貸，而利息之高，實在駭人聽聞，有借國幣五百元，在七月早稻收穫時歸還，納本利稻穀一百五十斤。或借稻穀一百斤、在七月還本利稻穀一百八十斤，在十一月還本利稻穀二百斤。或借國幣五百元，在七月還，納利息稻穀一百五十斤，並本五百元。或借生款一百斤，在七月還本利稻穀一百八十斤。在此高利貸壓迫之下，他日農民汗血之所得，盡爲資方剝奪淨盡，縱不死於目前，亦必死於將來，言之殊堪痛心。」

又據五月二十三日河南民報讀者呼聲欄翟耀亮投函稱：「刁惡萬狀之少數囤糧富人。竟想乘機發財，乃不問良心，向那些被飢餓所困者，用盡毒辣手段去宰割，於是典當產業無人要，地價稍高無人買，至今日未作餓鬼者，不忍把麥苗肥好之田地以極小代價出賣，只好用挖肉補瘡之慘痛辦法——揭糧，來維持生命，有糧者乃極力抬高其利息，爲前此所未有，據八十五歲之老人說：「光緒三年之凶歲，無此重利盤剝。」據筆者所知以下列各地揭糧利息，大概如下：

(a) 襄陽縣二月下旬（陰曆）揭洋七十元，至麥收後還小麥一斗，當時當地市價，每斗五百元左右，計算起來，放債小麥一斗，麥罷（即收麥後）便可收回七斗。至今利息當不止此。其他如臨汝縣、寶豐縣、伊陽縣等地揭麥一斗，麥收後

還麥二斗三斗四斗五斗六斗不等。更奇者有所謂「神仙圈」，就是揭洋一千元，麥收後交麥二斗，秋收後交黃豆或玉米二斗，再將一千元本錢如數交回。此外尚有「靑麥賬」，「壹種陸」，「打滾利」等高利剝削，名目繁多，不勝枚舉。」

中山大學學生，白天吃不飽，晚上沒燈油，二千餘人要求「飽」與「光」。

（國立中山大學全體學生發起「飽」與「光」運動，五月二十六日桂林大公報坪石通訊）

「國立中山大學全體貸金學生，因鑒於近來粵北各地發生米荒，而此間米價亦飛漲不已，實無法維持最低限度之生活，迫不得已，爰曾於本月初旬先後數度派代表請求校方增發本月份膳食貸金及自下月份起改爲貸膳制度，以渡目前難關。惟終因校方無能和衷共濟之故，遂使此項問題未能充分解決，該校全體貸金學生二千餘人，爲求迅予解決此項切身問題起見，於十七日上午九時，由各該學院集合出發向校本部請願，提出四項條件，請求校方當局答覆，計爲：（一）請求學校當局於六月份起始，改爲貸膳制度，逕由校方供給學生膳食，（二）請求校方再行增撥本月份貸金二百四十元，連前所撥膳食貸金一百六十元兩計合共四百元，（三）請求從速撥二、三、四月份膳食貸金餘額，（四）請求學校將燈油

費改發實物，每人每日以一兩爲原則（按：目前該校學生每人按月該得燈油費八元）等要求。該校全體學生月來發起之「飽」與「光」運動乃爲中大近來一次最大之舉動，其中包括各院單位達二千餘人，歷時達三十時之久云。」

孔二小姐飛美結婚，婚禮開支，可養活一萬個飢民，可開辦一所設備完美的大學；替孔小姐製嫁衣的工夫，可製兩師人的軍衣或五十個兵站醫院傷兵的衣被。

（「談孔小姐飛美結婚」，武綏翔作，四月二十二日長沙大公報載）

「孔令儀小姐（按：即孔祥熙之二小姐）已飛到美國結婚去了，據說這是爲了避免國內親友應酬起見。孔小姐此舉，任何人都認爲是異常恰當。國內的凡文俗節，是容易使一般人不慣，何況孔小姐呢！然而，我認爲孔小姐的飛美結婚還有兩點最重大的原因：

重慶的霧季已消退了，每一塊中國的土地都有受敵機轟炸的可能，假使當孔小姐和陳先生正在演奏結婚進行曲的當兒，碰到敵機也來參加婚禮，觀衆和來賓可以急速躲避，盛裝的新夫婦跟蹌而逃，未免太煞風景了。

其次：孔小姐如在重慶舉行婚禮的話，自然不太便當，不說別的，重慶根本

就沒有一座寬敞的大禮堂，以嘉陵賓館來馬虎將就，自然依理不該，並且重慶也沒有比較合時宜而有節約意義的結婚儀仗，比方一九四三式的小篷車就不多，這些於孔小姐的身份上講，都是不相宜的。此外孔小姐如在本國結婚，親友僚屬，酬酢一定很多很大的，這於國家抗建事業上講，也是一種損失。因此，孔小姐不能不挾了她的如意郎君陳繼恩到美國舉行婚禮了。

也有人曾就孔小姐飛美舉行婚禮所耗，約略計算得了下面一個統計：

（一）孔小姐乘機赴美之消耗（暫以一架飛機計算）可以救濟二千個以上的河南的飢民，使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更可以備置一些維持生活的簡單工具，把孔小姐婚禮的一切開支和原先損壞的六大箱嫁衣一併計算起來，那麼一萬個飢民可以破涕為笑了。

（二）把孔小姐結婚所耗和因趕製嫁衣工作的財部婦工隊的工夫去製造前綫戰士缺乏的服裝，大約中國師兩師人的軍衣不發生問題。去製兵站醫院傷兵的衣服，那麼五十個兵站醫院的傷兵每人有一襲新衣可着。

（三）以這筆款子開辦一所設備頗完善的大學，那麼在決定了校長之後，只聘教授，出通告招生就行了。

我以為以上所說，都是一偏之見的如意算盤。天下那有這樣呆板的算法？何況孔小姐飛美除了結婚之外，還要為國深造，那末以她的地位與身份，用一點小

錢，那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呢？』

昆明巨富擁資四萬萬，一衣一食，動輒數千元。」

（『一個小小的統計』，五月二十日桂林掃蕩報社論）

『本報駐滇記者寄來的通訊，曾和昆明巨富作了個小小統計，共分特、頭、二、三、四等，特等擁資四萬萬元以上，計十四人，頭等在一萬萬元以上，計一百四十人，二等在一千萬以上，計數百人，三等在一百萬以上，計數千人，……昆明市的財富豈不令人咋舌！

河南客前的巨災，想不會忘記此種慘象，廣東潮梅的饑荒，也快到其飢饉的絕境，他如福建浙江，饑荒亦均嚴重。這些地方的人都是我們的同胞，而且在此戰時都是患難相依的同胞，可是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卻一席數千元不足奇，一衣數千元不足怪，如本報駐滇記者所云：『近來市上洋酒生意特好，供不應求，顧主皆屬此輩腰纏萬貫之高等華人，而洋酒園戶則笑逐顏開』，此情此景而與同胞所受慘象對照來看，豈不令人擲筆三嘆！』

淫靡、黑暗、飢餓、苦悶：——大後方生活寫照

沒有人能否認：抗戰的重担是載負在全國廣大勞苦人民的肩上，六年抗戰，完全是由他們勇敢艱苦的堅持下來的。他們担負一切戰爭的需要：出錢，出力，貢獻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也承受一切戰爭的災難：挨飢，受凍，流離失所。中國人民是這樣地堅忍不拔，這樣地急公無私，為了祖國的勝利，為了民族的解放，他們忍受一切，犧牲一切。可是，另一方面，一些民族的敗類，却居然在國家民族的災難中趁火打刼，貪官污吏，橫征暴斂，在廣大勞苦人民的苦難上安排着他們的窮奢極侈、荒淫無度的生活。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有一個結果，就是實際上幫助日本軍閥摧殘中國的抗戰力量，毀滅中國的人民，他們的所謂「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原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對於大後方這種不應有的怪現象——這完全是由於惡劣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我們實在不能緘默，不應緘默。我們萬分同情大後方廣大人民的痛

苦生活，而對於那些荒謬無恥的「陳叔寶」們，則不能不表示最大的抗議。那些「大人先生」們喜歡顛倒黑白，妄談「中國之命運」，可是，照他們這樣倒行逆施下去，「中國之命運」是會被他們斷送的。我們決不容許，全中國的人民也決不容許！

但是，這些話不說也罷，我們還是來看看事實吧。

先來看看——

窮奢極慾的大後方都市生活

「有人估計：昆明市生活程度和美國對比，若以國幣照官價折合美金計算，則約高於紐約四倍。」（五月十一日南平東南日報）

▲人不如狗▼

六月六日洪江西南日報載：「四月三十一日昆明各報載有三千元尋狗啟事一則，五月一日重慶各報載有三百元尋人廣告。

據新近從昆明來洪的一位朋友說：「昆明街頭小煙攤架上，都滿置着美國的駱駝、吉士、幸運，英國的黃錫包、白錫包、茄力克、三個五，十支裝售價八十元，吸者頗衆，至於老刀、紅錫包、白金龍等售價四十五元，屬於甲等貨。來自桂林、柳州、貴陽的土煙，售價雖廉，但吸者寥寥。還有「大飛日」據說是加爾

各簽的煙，十支裝每包售價二百三十五元。所以一個攤的資本額達二、三十萬元，並不希奇。」

四月五日新蜀報載：「昆明散步」一文內稱：「昆明市上各商店所陳列的奢侈品，完全是財部明令禁止進口售賣的東西，有一家商行竟然公開陳列一副橡皮製牌九，標價一萬元。

某拍賣行陳列貂皮大衣一件，標價十二萬元，美國煙斗一隻三千元，眞叫人咋舌。

某人以二萬元「義購」猩犬一頭，又某人以二千元購得小丫頭一頭，這就叫做人不如狗。又該商的另一頭猩犬「生活」很闊綽，出入皆坐汽車，每日消耗牛乳一磅，生牛肉二斤，鷄蛋數枚，每月伙食費達二、三千元（約合本市大學十個月的伙食費相等）。又該商最近納一姨太太，聘金十萬元，其他手飾價值達數十萬元，這叫做「人犬升天」。」

「電影院黑市以映上海國產片「孟姜女」時爲最猖獗，這張片子連映十八天，造成昆明映期最長的紀錄。有人替作黑市買賣者作了一個統計：每天開映五場，每場黑票五張（電影院規定每人購票最多以五張爲限），每張平均可以賺十五元。則十八天九十場四百五十張黑票的結果，每人竟可以淨賺六千一百五十元之巨。

「孟姜女」連映十八天，觀衆達八萬人，全市二十餘萬市民中，平均每三個人有一個去看過，以致到處都聽見市民們在哼「春季裏來百花開……」。而「木蘭從軍」重映的結果，「月亮在那裏……」的靡靡之音，又在街頭巷尾到處都響起來了。』

△大腿戰代替了救亡劇▼

『現代歌舞團表演「大腿戰」，「七情」二劇，竟然有赤臂露腿嬝娜妖冶的蜘蛛精出現了。』

『最近檢查機關破獲大規模走私案件一起，貨物是各種高等外國化裝品，價值約值達二百萬元。』

五月八日桂林掃蕩報載：『遠征軍司令長官××將軍，四月二十五日會召集西南聯合大學鄂籍師生談話，談及昆明物價時說：我在××請一次客才花二百塊錢，現在到這裏，普通一客餐就得二百多，在昆明請客實在請不起，實在請不起，……』

△冰琪琳每杯八十元▼

五、六月間桂林力報連載「桂林偶語」內稱：『市上有「翠堤春曉」影片歌唱片，每張出售索價千元。

天旱水枯自來水每担三十元。冰琪琳（雪糕）有每杯八十元者。

此間高等咖啡館，有美國楊梅出售，而以粒計。……小狼犬出售，每隻七千元，當今之世人不如狗。

Lang ee 唇膏每支國幣七百元整，塗口紅的女人底地位，無形中被抬高了不少。

白蘭地每瓶三千元。天！少下些雨，下些白蘭地吧？

十二寸裸體畫片（世界人體攝影選集上剪下者）幾成稀世珍物，每幀二百元，羣相爭購，購得者，喜形於色，這亦「變態心理」歟？」

據中山日報五月三十日載「桂林五月」內稱：「不管農村傳來是乾旱、歉收、飢餓的呼聲，處處有死亡、流浪的消息，但都市卻充滿歌聲舞影，新開的揚子餐廳，房租每月二十石米，此外還有人化數萬元買一件「古玩」，五千元買一瓶香水，這就是五月大地上顯示給我們的種種圖畫。」

▲桂林寓公▼

四月三十六日韶關大光報載「桂林寓公」內稱：「「桂林寓公」這名詞，用起來恐怕有點生硬。其實，實質上與所謂「海外寓公」是無大差別。我們試看桂林郊外一帶，一幢一幢的洋房排列着，無論英美式、荷蘭式、宮殿式，式式具備。桂林市內文物衣冠，五光十色，備極繁華，儼然像從前的上海模樣。原來各地的鉅商富戶，爲了解決享受問題，大多移居到這裏來。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且現在

深處內地，交通便利，除敵機外，未受若何威脅，又那得不令人羨煞？

▲如此陪都▼

五月五日東南日報載重慶通訊：「重慶有三難、三擠、三多、三少、三好、三不平。三難即購肉難、購糖難、購黑人牙膏難；三擠即買戲票擠、買車票擠、買平價布擠；三多即老鼠多，鈔票多，摩登女人多；另一三多：書店多、募捐戲多，春天來結婚多；三少：即公共廁所少，房屋招貸少，曠夫怨女少；三好即話劇好，防空洞好，一般說來「眼福好」；三不平：即路不平，貧富懸殊不平，豬與鷄的待遇不平。」

六月十日長沙國民日報載：「時近立夏氣候轉炎，日來渝市穿着「夏威夷」襯衫及「香港風」女裝之男女，馬路上已時有所見」。

▲石崇與阿Q▼

五月九日桂林掃蕩報載沈明燧著「石崇與阿Q」一文內稱：「……但是，我們且慢批評石崇與阿Q；因今日我國官與官之間，官與民之間，民與民之間；婦女與婦女之間，不也是有形或無形之間，有一種競爭的心理嗎？譬如鑽營則無孔不入，裝飾則標新立異，貪財則頭頭是道，花錢則愈多愈妙：總之，官階要比人高，以使頤指氣使；官位要比人穩，以便步步高陞；裝飾要想比人堂皇，以便獲得鄉人的欽仰，花錢要比人多，以使顯出自己的特殊身份！表面上和和平平，骨

子裏競爭甚烈，競爭、競爭、競爭、比石崇王愷之輩，還要厲害的多呢！

最令人發噱的，石崇對於家裏的毛廁，也非常講究，不僅時以上香薰之，且經常派定十餘美女，輪流看守。尚書劉實，作客於石家，一日前往入廁，見裏面明窗淨几，錦被紗帳，而且香郁郁的，就急急的退出來，向石崇道歉說：「對不住，適才錯跑到你的內室去了！」石崇笑着回答說：「那是毛廁。不是內室！」弄得劉實瞪目結舌不知所對！

今之達官顯貴，巨商大賈，也不少有這樣慷慨豪放，一擲萬金者。他們的毛廁，雖沒有石崇的那樣講究，可是在許多小事上，他們也不惜以全部精神去應付。如報紙上不是載着某太太每天用很多的肉去餵她的愛犬嗎？某太太愛貓的頸上不是懸着一個金鍊圈嗎？某權貴不是以飛機運送嫁奩嗎？這種事實，與石崇之舖張毛廁有什麼兩樣？……」

▲鬼的享樂▼

五月十四日東南日報載「生壙」短文內稱：「……離此鄉村不遠，有一座著名的壙墳，遊人的目的便在於此。

石柱的浮雕，草藤的盤龍，精美的別墅，到處象徵錢的堆積。花木自然是很多的，有覆蔭半畝的古梅，有圍大如傘的黃楊，有各色鮮豔的玫瑰，還有高參入雲的合歡樹行列。也夠清幽，靜美和偉大了。

配合這靜美清幽偉大的場面，是守門的三隻惡犬。這三隻惡犬象徵着「錢」，也象徵着「權威」。告訴你，告訴遊人，這是一個私家的「墳」，一個巍峨的「生壙」，是自私自享自有的園地。

享樂主義到了建築「生壙」，總算是到了極點。人要享樂，鬼也要享樂，在人鬼之間的一個階段更要享樂，於是乎「生壙」出現。』

▲科長造屋▼

五月十六日前綫日報載張老著「賀糧政科長造屋」稱：

『物價飛似漲，米要千元石；莫道大家苦，却有不同樣！

興起土木工，落成廣廈間；美輪又美奐，化錢二十萬。祖非殷富戶，身未經大商；輕易成此舉，全仗才幹強。』

▲闊綽生活的謎▼

五月十六日前綫日報載彭影著短文「各界薪給談」內稱：『有人說：在政界一個主官的生活，僅三成靠薪水，其他七成是額外快來維持的。這確是一針見血之談。試想一個薦任的縣長，每月薪水連津貼不到一千元，而其每月的開支，至少也在薪金三倍以上，若不是另有「生財之道」，那必是具有「點石成金」特殊之技能。這個「謎」是不待思索，便可拆穿的。』

再來看看——

飢餓、黑暗的大後方農村

▲鄉長漁肉鄉民▼

雲南日報六月六日載曲靖縣青龍鄉全鄉民衆代表晏爾錫，恭家權，恭學淵，史家華，吳朝聘等控告鄉長盧文選空前舞弊劣蹟內稱：「……查吾鄉鄉長盧文選出身馬戶，賦性狠毒，自賄任鄉長迄今，罔上虐下，苛斂跋扈，所有違法瀆職作奸犯科之事實，罄竹難書，謹舉其犖犖諸大端：

（一）擄賣兵役：查該鄉長舞弊兵役之事，各村皆有，數不勝數，玆舉一、二以為例證：（甲）吃錢賣放：如恭家圩、晏占斗（民國二十六年）出半開銀幣三百五十元，有全鄉保長當場。又葉家圩孫萬玉出毫洋五百元，有葉桂華交付之恭家圩×占芝出一萬二千四百元。（乙）借兵擄索：如葉家圩張金海兩次被擄四千九百元，有葉保長作證，又董老三出洋七千元，一年之後又綑其兄當兵，有董保長可證。

（二）舞弊田賦：（甲）浮收征實：每公石加收二斗，全鄉約四千公石，則浮收八百公石以上，全鄉人民盡悉。（乙）鯨吞征購：全鄉征購實物二千公石，領款十一萬元，被該惡全數鯨吞。（丙）中飽空額：鄉長兼征收主任，照章係義務職，該惡仍按月取米一公石，征收處之催丁斗技等工役，實以鄉丁兼代，該鄉

長月領十二人之米，計十二公石，爲日既久，其數不少，可調征收處之職員及簿記查詢。

（三）縱賭抽頭：（甲）擺賭抽頭：上年正月，其弟盧文才於余家圩地方擺賭抽頭，至三月底止，抽得洋二萬三千元，且因賭發生種種刑案，如賭錢殺死董老三於新發村，又於賭場旁河中發現屍首。（乙）縱賭收稅：全鄉市場以雞街最大，該鄉長暗使龐正中、龔紹森等，集賴市面，每月收稅五千元，迄已數載。

（四）迫賣假煙：上年該鄉長假上峯之命，壓迫各村受售洋煙，獲利不下百萬。人民破產多家。

（五）殘害民命：例如過去有恭家圩住民恭家志因夙有小嫌，該鄉長誣以匪名，非刑酷害，當即斃命。旋該鄉長賄買縣府，苦主反吃大虧。又如目前有川龍村甲長楊雲昌，因過去出名保過他人充當鄉長，該惡不遂意，今年三月甲內欠送軍米一升，該鄉長派兵綑來，擅打幾死，乃甲長之妻氣忿之下當夜斃命，該惡心猶不甘，又罰洋五百元，始才放人了事。

（六）破壞森林：曲邑東山之曹家營張關營及恭家松樹地之森林，經千百年之培植，爲曲邑接壤之林場，該鄉長擅運其獸威壓迫人民出賣，借貸任意砍伐，每株大樹發給票洋三元或五元，如有山主不要價值者即被栽誣，於是名買十株者則伐數十株，有買數十株者即伐數百株，總計所伐之樹千株以上，照市估價不下十萬，

而人民所有僅百分之一。該照用以建造私舍效美宮殿，工程之大鄉間獨有。

（七）酷刑虐民：該鄉長逞鹵莽之蠻性，作殘酷之獸行，人民偶有怨言，即假護路隊名義酷刑拷打，該惡所用刑法均係背綁伏地雙槍並下，受刑之人務使三死三活至出錢為止，葉家圩黃如高被搕十五萬元，董春標以不受假煙被搕二萬餘，董春華被搶去洋煙二百八十餘兩，又出洋九千元。恭家圩之丁古運以賣煙不受搕十八萬元……。似此種種，不勝枚舉。

（八）濫派款項及派米：該鄉長自任職以來，所剖各科款項多不出與部條收據，濫捐濫派。又查中隊部軍米每名月派三升，兩鄉合為一「中隊」，共二十五保，每保負担二名，共合五十名額，實際兵數常常不上三十名，而將兵逐日派出各保催款，每日膳食只有數人，餘米甚多，除青龍鄉十二保之米按月共七斗二升送交該鄉長家內存食外，其中隊部所食之米將朝陽縣十三保之米當有剩餘。其剩餘之米均連夜運回。又每保月派鄉丁米六升，全體每月七斗五升，然鄉丁即隊兵也，何得雙派。（下略）」

▲驚人的高利貸▼

桂林大公報六月十二日載桂林讀者謝壽凝投函「為窮人呼籲」內稱：「現在我將最近回家（八步）時所看到的高利貸的情形約略報告於下：我的鄰居某地主，他藉着經濟地位的優勢，進行着這樣的高利貸：

（一）以桂鈔六百元，買新穀子一百斤，老秤。就是說：給法幣三百元，新穀登場時，就要還他一百二十五斤市秤的穀子。時間只有兩個月，當時市價每百斤老秤就值得法幣九百元，新穀登場時，最少也值得法幣千元左右；而被剝削者所得到的，只有法幣三百元，當時只可買穀子市秤三十三斤，

（二）以乳猪賒給農民，一斤市秤的猪仔，交換四斤半老秤的穀子；時間也只有兩個月，當時猪仔市價約為二十五元桂鈔一斤，穀價為一斤老秤桂鈔十八元，那麼也就是以二十五元桂鈔的代價，交換到八十一元桂鈔的本利和。若是新穀登場時的物價膨脹，還沒有計算在內。

（三）借穀子一百斤，乾脆要還一百八十斤。此外還有一些村長而兼地主，他們固然自己有穀借出，同時，村子倉穀二、三百石也由他們經管，他們把自己所有的穀子高利貸借出後，方將出糶倉穀的命令發表，而他自己又借一些來牟利，這事人人曉得，可沒有一個人敢出聲，因為經驗告訴農民們誰反抗村長者，來年抽籤，就有他們兄弟叔侄的名字。

天旱，米貴，高利貸重重壓在貧農的背上，但勞動力却絕對賤價。平時，雇人做工一天，大約最低待遇是包吃飯，二十元法幣的工錢，現時，一天的勞動力，就只值得桂鈔七元，隨後，甚至勞動力過剩（事實是無人雇用，並不是不需勞力），貧農為人做工，以求吃食一天而不可得。更有一些砍柴割草的無産者，

每天深入山林去用勞力，而所獲的代價，買米煮粥也養不活一家。』

▲人價六元一斤▼

據東南日報五月二十六日載「莆田苦旱雜寫」內稱：『莆田目前旱災的嚴重，冠于全省各縣，三分之二的田地已經無法插秧，其他三分之一的禾苗，要是數天之內得不到雨水的供應，結果也必爲酷毒的驕陽晒成一片枯焦。莆田本來就是缺糧的縣份，旱象既成，今年的民食顯見就會遭遇嚴重的危機了。

那些肇事的總說亢旱完全是「天災」，是全省普遍性的；但現在，連三尺孩提也都知道，滿溝滿河的水，所以不出二十天便突然點滴不賸，是因爲水力機的老板私開了通海的涵洞，利用水力，來推動機輪，碾了白米走私營利，把河水全部排洩入海，誰都明白：假如河水不是被偸漏了，至少尙可維持一月以上。』

據江西正氣日報四月十一日載「星期閑話」內稱：『廣東方面近來又有大批災民，因爲米糧太貴，乃向本省移民。有人說廣東米頂貴的地方，一塊錢只能買二十四粒；還有說這批難民到了泰和，因爲沒有飯吃，就將自己的兒女出賣，作六塊錢一斤計算。』

桂林掃蕩報六月二十二日載「曲江雜綴」內稱：『余漢謀在聯合紀念週上，會很沉痛的說：「抗戰以來，廣東民衆遭敵殺害者約計不過二十萬人，但目前災禍之來，其死亡額幾乎相等，若不急速救濟，恐怕不待敵人之來，我們已無可戰之士，無可動員之民衆了！」這是從軍事上、國防上爲出發點的一句非常沉痛的話。』

人禍加重了天災

『生於苦難，死於飢寒』，這八個字可以做爲大後方千千萬萬勞苦大衆的寫照，更是苦難重重的河南災胞所遭逢的結局！

河南廣大平原上的貧苦同胞們，長期處在日寇威脅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苛政之下，從不知什麼是幸福，什麼是自由，苛捐雜稅的重壓，貪官汚吏的剝削，早已使他們難以生活了！而天災更伴隨着人禍而來，奪去了他們的最後一線生機。大旱之後，三千萬刼後的災黎，伸着待援的手，張着飢餓的眼睛，挖草根，剝樹皮，典房賣地的掙扎在死亡綫上，在殷殷翹盼着賑糧來拯救他們垂死的生命。然而，一天兩天，一月兩月，草根挖盡了，樹皮剝光了，而他們的希望仍是渺茫，於是，他們待援的手垂下去了，飢餓的眼睛緊閉了，倒在赤沙千里的原野上，做了餓死的枯骨！

不甘餓死的人們，唯一的出路，只有賣妻鬻女，向豪富者換得一斗半斗米，和死亡做着最後的搏鬥。或者是淚別了生長的故土，扶老攜幼的漂泊異鄉，去尋找他們的生路。但這並不能保證一定找到生路，並且就這也並不是人人都能有的條件。

飢餓逼得人瘋狂，於是到處造成了人吃人的悲劇，母親殺掉親生的女兒，父親扼死了自己的兒子……誰會相信這是今天中國的現實呢？但那些血淚洒成的故事，還不過是災區中的一點一滴，更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悲劇在繼續的演出着！

四月二十九日新中國日報的統計：

「河南三千萬災胞有三百萬人已經餓死，流亡他省的二百萬，不立即救濟即將餓斃者一千五百萬，另外的一千萬也都在奄奄一息了！」

這血淚釀成的數字啊！

在今年河南的農村中，再也聽不到狗吠和雞啼，就連耕牛和騾子也都被牠們飢餓的主人忍痛殺掉。而推磨耕田就全要依憑着人力了，然而人呢，早已餓得只有一把乾骨頭，常常在幾十分鐘的勞動中就會昏厥甚至倒斃下去。

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只要有飯吃，他們就有捏碎石頭的力氣，可是他們找不到食物，找不到出賣勞動力的地方，富人們都板起了面孔，不肯購買他們的勞力，即使他們不取工資，只圖一飽，也會遭到富人們殘忍的拒絕。在汝南一帶，做一天工，吃兩頓飯，倒找僱主二十元錢的事，是並不稀奇的。

於是，一批批的餓死，一批批的流亡，一批批的舉起乾柴似的胳膊，做了被逼而掠奪的「土匪」。

六月裏，大地復活了，而餓殍者却不醒來，流亡的人們也不見返里。麥熟了，沒有人收割，沒有人耕耘早秋，到處等人出力，而到處找不到能出力的人！麥黃了，南風吹着，田野裏起伏着金黃色的麥浪，人們都在希望着一個刼後的豐收，然而這希望又被事實粉碎了。

河南災胞的磨難好像還沒有受盡，災荒仍在無情的襲擊着他們，今年的麥子，因爲在人禍天災之下沒有人力來好好經營，以致受了風、寒、蟲、雹、旱的種種侵蝕，造成了普遍的歉收，據河南日報的消息，截至六月二十二日爲止，報災的縣份已經有三十七縣之多。這一個簡單的消息，寫出了多少災民的血和淚！

現在把零星搜集所得的河南各縣災情，簡單的錄在下面，雖然是東鱗西爪，在這裏面我們彷彿又看到了千百萬隻求救的手和哭紅的眼睛！在這裏面也可以看出豫災的嚴重了。

蝗蟲

寶豐：

河南民報六月二十七日華北會社訊：

「……寶豐昨日過蝗蟲，於上午九時起，始若空中散墨，由東南向西北飛去，繼至十一時，如雨前怪風，呼嘯而來，陽光爲之遮蔽，昏暗猶如暮晚，直至

下午一時半，始除見消斷，是時蝗蟲蔽下如雨，一時地面被其遮蓋，厚逾二分，城外田間早秋晚秋之苗被食淨盡，河岸野草亦不復留，城北三里營一帶，更爲慘重，樹葉亦被食過半，除於空中飛行未停留者不計外，至下午七時尙未過完，另一部至今午（二十四日），始陸續往西北方向飛去，計觀此次蝗蟲有黃灰色，紅灰色等數種，據年長者謂，此次蝗災，爲數百年所無云。」

澠縣：

今年的二麥，遭受了霜、風、冷、旱的摧殘，以致麥苗不秀，或秀而不實，現在更是蝗蟲遍野，禾苗全被吃光。（六月二十日河洛日報）

孟津：

東鄉一帶，發現蝗蟲甚多，幾天的工夫，禾苗全被吃光，縣府下令每戶日捕三斤，然而蝗蟲不但不因捕殺而稍減，反而擴大，有越捕越多的趨勢。（六月二十五日河洛日報）

臨汝、洛陽、偃師、許昌、禹縣：

以上五個縣份，也都普遍的發生蝗災，蝗蟲蔓延全境，所過之處，禾苗無存，僅偃師一縣，兩天內就捕到一千多斤。（六月二十二，二十五日河洛日報）

雹、霜、霧、雨、風

汜水：

四月十五日忽降冰雹，氣候突然變冷，禾苗都變成了黑色。五月二十一日夜又降冰雹，損失[illegible]。今年[illegible]不及[illegible]成。（六月十八日新南民報）

臨汝：

四月上旬，正當麥子吐穗的時候，突然遭受冷風的殘襲，四月七日，又降冰雹，因之每畝麥地，僅僅收穫斗餘。（六月二十二日河洛日報）

盧氏、禹縣：

六月二十四日，盧氏降落雞卵大的冰雹，城垣附近東鄉一帶，全成災區。禹縣入春以後，三月下旬突降霜露，麥苗大半摧毀。五月十八日夜，又降冰雹，災區週圍三十里，面積五萬畝，麥穗多被打落，今年麥收不及四成。（六月二十五日河洛日報）

靈寶：

今年小麥通遭霜寒，收成僅十分之二三，更有顆粒未收者。（六月十六日河南民報）

方城：

當二麥揚花時，遭受了黑蟲惡霧的侵蝕，花粉將熟，又遇霪雨冷風，今年二麥，每畝只收三斗。（六月二十五日河洛日報）

西平：

正在欣欣向榮的二麥，忽遭暴風陰雨，大半被摧殘而死，收穫不及三成。（六月二十一日河洛日報）

澠池、鄭縣：

今年冬春之交，澠池缺乏雪雨，麥苗不佳。麥收時又降冷露，全縣平均收穫，不及兩成。五月下旬，鄭縣暴風忽起，田間小麥、玉麥，全被吹折，每畝收成，僅三四斗。（六月二十六日河洛日報）

寶豐、魯山：

當麥子放花時，遭受陰雨霜霧的侵害，以致發生黑疸、黃疸、烏霧幾種病態，麥收不及三成，最奇怪的是麥穗中多結草實（麥草兩種籽粒，結於一穗之中），這種變態，有待於植物學家的研究。（六月二十六日河洛日報）

伊陽：

五月初旬，麥正揚花之際，陰雨連綿多日，麥穗變霉，內結黑色草子，收穫不及三成。（六月十六日河南民報）

黃水洪流

今年黃水為災，被災的有尉氏、西華、扶溝、鄢陵四縣，其中扶溝災情最

重，據六月十八日河洛日報載稱：

『扶溝自二十七年慘遭黃災後，二十九年尉氏十里舖決口，再度陸沉，去歲亢旱，方冀麥收有望，不料[illegible]十餘處，縣境東部，蘇虎溝圍，尉氏馬李房冰村，相繼決口，大流直下，泛濫蔓延，幾遍全境，將熟之麥禾，亦均遭淹沒，田園廬舍，坍塌殆盡，災黎相繼外逃，財物損失之多，實不可數計……』

這就是嚴重的河南災況。天災人禍，原是分不開的，倘若政治情況良好，民力不受無理的摧殘，這一天災是大抵可以防止，或至少可以減低為害的程度的。現在的情況是相反，民衆經營生產的力量爲苛政侵蝕殆盡，不但沒有力量抵抗大的災害，就是一點很小的天災，也可以成爲大害。幾經浩刼的河南災黎嗷嗷待哺，不能期望援救，還要照樣繳納一切租稅勞役的負担。賣老婆，鬻兒女，仍不能免於餓死，於是有錢人趁火打刼，放高利貸，賤價收買土地，用別人的血淚養肥了自己。那廣大的受難之羣，肩負着天災人禍的雙重負担，已是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了！天天唱着統一的高調的反動份子們！你們是要把天災人禍來「統一」中國呢，不然你們爲什麼日夜不息地叫嚣着要取消豐衣足食的邊區呢？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限價種種

一、限價的產生

物價飛漲，全國騷然。當局邀召各大學經濟系主任來面詢，想出一個限價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並手訂「管制物價方案」一則，興致勃勃的在三屆國民參政會上報告，說：「我們現在不但是軍事第一，而且也是經濟第一」「政府已立定決心，採取毅然的措置」。之後立刻通令全國實行限價，並高興的說：「成功之券，決可計日而至。」

於是電文飛馳，全國哄然，議論紛紜。有的說：「限價是抗戰建國成敗的關鍵」；有的說：「限價是各省行政能力的試金石」；有的說：「限價是劃時代的經濟政策」；孔祥熙則說：「限價政策是國家經濟政策的中心。」

各地普遍進行了好幾個星期：開市民大會，宣誓，設告密箱，組織經濟檢查隊，商店門前貼着「遵行限價」的標語，廣播音樂中夾着激昂的限價演說，以至於僱人着古裝，扮花臉，鳴鑼打鼓，巡行兩天，熱烈宣傳，使「人民如觀賽會」。

二、限價碰釘子

限價開始，情形就不大妙，衡陽有一百六十家百貨布疋商店門口貼上「本店暫時停業」的條子，後來增加到一百七十家，都告別衡陽，把資金拿去進行赤金與土地投機。重慶市面上的日用品也紛紛請假，麵粉、豬肉、糖、毛巾、牙膏、肥皂……都不見了。貴陽二月不知油味，蘭州三月不知肉味，各地黑市也飛躍騰漲，報紙每天登着觸目的消息：「牛油猛漲」、「煤炭暴漲」、「布疋節節上漲」、「襪子牙膏再上騰」、「麥粉飛漲」、「紙煙飛漲不已」、「新聞紙奇缺猛漲」。總之，限價後物價比以前更嚴重了。

三、限價使人民生活痛苦

限價寬的地方，人民不容易買到吃的，用的東西，限價嚴的地方，人民也不容易買到吃的用的東西，經濟檢查，除去檢獲囤積證據，「檢閱證明文件四處發」，只好去跟小商小販的商人作對；於是日用品更看不見了。官家的公賣處前面日夜圍着黑壓壓的人羣，擠來擠去，福州搶買平價米的人，擠塌了房屋，壓死數十人，北碚搶買鹽，也擠塌了房屋，據說「沒有死傷」；重慶市民搶買平價布，吵鬧，打架，擲石頭，終於流血。這簡直像一幅飢民圖，但政府卻發了一筆財，因為公務員米貼可按限價而不按市價發給了。這可節省三分之一至一半，甚至一大半。因此有人解釋：「限價者，公務員生活補助費與米貼受到一定限制之謂也。」這

也算是限價的一面。

重慶市面上久不見豬肉，全城人士都關心起來了，從辦公室到課堂，到街頭，到菜市，到廚房，到法庭，人們為豬肉而議論，而談感，而爭辯，而打架，而訴訟。市民們三月不知肉味，嚷着「口裏淡出鳥來了」，即連有的「大人先生」們也不免恐慌，於是，一次國家總動員會議上，某院長以最嚴重的態度質問限價負責人：「為什麼要把豬肉也列為限價物品？這是根據那一天那一次中央的決議？」使這位負責人事後向人大發牢騷：「不吃肉有甚麼關係，我不吃肉也活了六十多歲！」當然，市民也有吃肉的，辦法是：讓豬吃酒糟，等它酩酊大醉後，偷偷的殺掉，因為豬只許官殺，私殺要犯罪的。

人們的腸胃在限價中也遭了一次清劫，重慶，桂林，西安，衡陽，韶關等地很多人忙着跑毛房，瀉肚，原因是吃了摻桐油的菜油，於是桂林的「兜安氏止瀉丸銷路極旺」。

四、限價失敗

限價後，黑市飛漲，各地政府起先還管制，檢查，後來呢，「適應時勢需要」，都不得不提高了限價。國府中央很不滿意，通令各地「非報請中央批准，不得提高限價，」但無效，又說，限定價格「無須國庫賠累，決不輕易變更。」

也無效；因薛岳上書中央說：「自收支系統改制後，省級則無財源可移撥。」於是，各地政府只好追隨於黑市之後，每經若干日自動提高限價一次。這樣，國府中央更不滿了，大聲疾呼，說：「精神可以支配物質，限價問題絕對可以利用精神動員去謀解決。」可是，黑市並不怕「精神支配」的恐嚇，仍繼續飛漲。並益發變成了公開買賣。這樣，當局不再談限價了，老百姓也不再記得限價了，只剩下各地政府忙着公佈限價表，一次又一次的去追認黑市既有價格，並想出一個辦法：在市場上插一個木牌，上書「遵照限價，各本良心。」

本來，不去緊縮通貨，發展生產，具體解決工農業的困難，而以搜索來的財富進行商業投機，這樣的經濟政策，稱之爲「代表國家民族利益」，已是很奇怪，却又坐在印鈔機上大叫限價，怎麼行得通？眞是可憐又可惡。所以，河南的老百姓祭灶王爺爺，說：「但願洛陽之灶王爺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大小鈔貼水及限價情形則千萬別說。」

但，至此也有人以「限價不許失敗」爲題而哭失聲說：「限價乃委座之極大努力而決心實行，萬一失敗，以後便無從再談管價評價」故「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云，這如何是好？

嗚呼，如此大後方之文化教育！

學校像監牢，充軍、毒打、罰跪，赤腳蓬頭，迫讀「中國之命運」

教授與作家，啼飢、號寒、生病，妻兒無靠，死了還買不起棺木

一　屈辱慘苦的學生

思想不「純潔」，就要被充軍。」

新中國日報五月三十日訊：教育部以近來各地學風日下，爲求有效制止，頃令各省教廳轉飭中等以上學校，凡有不遵校規及思想不純潔之學生，無須開除，

應交青年訓練團施以特別訓練後，分發補訓處充當壯丁。

桂林掃蕩報四月十九日載重慶訊：童子軍今後將受青年團之節制，其分級由幼童軍、童子軍以達青年團之階段。

重慶中央日報四月二十八日訊：教育部為充實訓導設備起見，特擬定中等以上學校訓導設備要項，其中規定：行政設備除訓導處（或教導處）應有固定辦公室外，應酌設導師辦公室及個別談話室，並陳列有關訓導法規及各項訓導表冊。關於集會設備者，除全校學生集會之禮堂外，並設置小組會議室。

效法希特勒，強迫唸毒書。

五月二十一日南平東南日報載中央社二十日南平訊：中央通令到省，對「中國之命運」一書，全國各級政府機關各級黨部團部與各大中學各戰區各級政治部及全體官兵等，均應切實研討與批評，並將研討結果與批評意見，於六月底前呈報中央，由中央黨部軍事委員會行政院及教育部分別整理，送國防最高委員會彙書應彙編。」

五月二十二日南平東南日報載中央社二十一日重慶電：「總裁手著「中國之命運」，內容淵博（？），且富有時代意義（？），亟應鼓勵大中學生悉心研讀，茲聞中宣部教育部已聯合發起主辦重慶區中等學校學生講演比賽，並推定周

以洞、盧菊潭等積極籌備。刻已成立重慶區中等學校學生講演競賽籌備會，講題爲：（一）我與「中國之命運」，（二）我爲什麼願做：（甲）中小學教師，（乙）軍人，（丙）飛行員，（丁）鄉社自治員，（戊）邊疆屯墾員，（己）工程師。（第二題可依據「中國之命運」第五章所指示於（甲）（乙）（丙）（丁）（戊）（己）各項之中任選一種爲講題，並發揮其理由。）……』

求學如坐監，宿舍也下鎖

江西民國日報六月五日載萬德鈞作「由宿舍下鎖說起」稱：『最近朋友C君從某地來信，其間有一段鎖門的故事，他說：「本校功課與行動特別嚴格了，教授們講起話總是板起鐵色的臉孔來大罵。笑容在我們之間好像失去了似的，功課嚴當然是理所應該無足論列的，而行動之失去自由却苦死人了，現在晚上都要鎖起門來，由此你們很可以明瞭我們的自由了。比起你們，我們眞的要爲自己流淚……」今日某校把鎖用在不應該用的地方，確是太笑話了，請問用了一把鎖眞的就可以使學生「步入正規」嗎？同時鎖是鎖，人是人，人可以打鎖，而人不可以打擊人麼？鎖門者不知這樣想過否？』

學生如奴隸，動輒遭毒打。
罰跪在孔廟，前後五小時。

東南日報六月二日載冀八作「莆田中學紀事」，全文照錄如左：

「稿子寫不出來，又想賺幾個稿費花花，於無辦法中想出來的辦法，只好做一回文抄公。但是抄的文章，如果經人告發，報館是要取消稿費的，那豈不偸鷄不成倒蝕一把米？想來想去，想起酌量在抄來的五月二十四日與化版的「南方日報」及莆田「福建新報」上，加上幾個「因爲、所以、但是、不過」一類語句，意思就表示這篇文章不是抄來似的云爾。

因爲「省立莆田中學」「當局以戰時教育，學生對教官應絕對服從，無論平日施教方式，有否失當，不得表示反抗。」所以，「前者某同學被其教官王甫用槍柄毒打，此次張需同學被扯出隊伍，勢將再施毒打，」但是也「不許稱爲張同學稱危。」

因爲「全體學生，睹狀不平」，所以「齊聲喊打」。

因爲「喊打肇事之學生」，「學生方面均不肯承認」，「校長卓克金就以爲責任應由全體學生共負」，所以「下令處罰全體」，在操場罰跪。因爲「各處主任暨級任教師分頭勸導無效」，所以「各級任以勢成僵局，乃向校長陳述意見」，「請將隊伍移至孔廟內舉行」，經數度磋商後，卓校長始如請辦理。

因爲「當局下令，強迫學生下跪」，但是「均不聽命」，所以「由教職員喝令自己的學生先跪，以爲示範，於是高一上全體聽令下跪」。

因爲「高一下及高二全體不服」，所以「高一上學生見狀，乃又起立」，不過「經數度之強迫後，全體男生始各就範」。

因爲「當日喊打，女生並未參加，無罪受罰，表示不甘」，所以「男生又復全體起立」。

因爲「經再行威迫，謂誰不肯下跪，誰即開除」，所以「全體均俯首就跪」，「恭聽校長及王教官訓話」，「大談『服從』之道理」。

因爲「時已晚間九時」，所以「事始告一段落」，「前後計達五小時」。

因爲「各生長跪過久」，所以「膝蓋疼痛，有不得已站立者」，「亦有勉強服從，忍痛至於流淚者」。

因爲報已抄完，所以贊曰：

「有勇知方，不辜日良！吾道若虎，役衆如羊。攻其無備，恃我之長，入夜匪懈，師道以彰。」」

肚子已餓癟，精神更饑荒。

貴陽中央日報五月二十日載「大學生生活急待救濟」一文內稱：『現在在後方求學的大學生，生活上的困苦，恐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於萬一。

以「住」來談，現在的大學，多半是沒有高樓大廈的新式洋房，不論寢室、

飯廳、禮堂、教室、圖書館、實驗室等等，都是因陋就簡的竹籬茅舍，學生在常年四季，是時時要遭受狂風暴雨的威脅和襲擊，其能有營房、會館、祠堂、廟宇遮避風雨者，已屬萬幸。

以「行」來說，現在不論千山萬水，怎樣長途的旅程，都是自己來肩挑背馱，靠着兩條腿來行走，在行走的時候，兩脚有鞋襪穿上的算是無上的幸福。

以「衣」來說，不論春夏秋冬四季，都是幾年以前從淪陷區和戰區擕出來的舊衣裳，穿到現在，均已由舊而破，由破而補；甚至到了補無可補的境地，在夏秋兩季和春天，衣服簡單，尚能勉強掙扎，但是當着冰天雪地嚴冬的時候，過着衣不蔽體的襤褸生活，實在是令人痛心。

再以「食」來說，連最低限度的必需營養也難得着，最近政府規定每人每月發給的糙米僅僅二市斗一升，每人每日分配合十三兩餘，比較士兵每名每天二十四兩尚少十兩餘，並且內面攙雜許多秕、草子、糠頭、穀粒、泥土、砂子等等，所以學生之患腸胃病和爛尾炎以及貧血肺病神經衰弱者，比比皆是，說來眞是可憐已極！伙食費（即買菜的費用）每人每月五十元，平均計算，每人每天的菜錢僅僅一元六角六分六厘，連同煤米油鹽醬醋茶水在內，每人每月的伙食費，通統合計不過一百三十幾元，往幾往個月也不知肉味。

此外現在的大學生，精神上營養之缺乏，問題尤為嚴重，因為國外的書籍和

雜誌，受戰爭的影響，固不易源源採購，即間有少數輸入後方，然非一貧如洗的大學生所能購買。今日的大學生，據筆者所知，甚至有連日常應用的劄記、墨水、鋼筆、鉛筆、橡皮等必需用具，和寫家信的信紙信封和郵票，有時也無法取得。所以目前大學生生活之急應救濟，已成刻不容緩的事實。」

洪江西南日報六月六日載：『學生整日忙於捉蚤，甚至在深夜三更，猶點了燈火，對蚤大肆討伐。

學生因菜壞飯少，致使校址四週小攤林立，其熱鬧不下戲場。

學生因菜壞飯少，都面有菜色，大便次數日趨減少，而小便次數却日趨增加。

學校教師零缺不全，學生整日在假期中。

學生中如發現文選一冊，則此書之所有者驟增身價十倍，學生因缺乏家庭親友之接濟，大都變成了赤脚大仙，濟顛活佛。每當校方發每月數元燭費時，此日小餐館擁擠異常，而晚間自修時，導師一至，則全室閃然一亮，導師走後，皆成黑暗地獄。

天氣漸熱，蚊子出外活動，學生中則成了對立體，一是有蚊帳，一是無蚊帳的。』

同報六月五日載「學府風光：飯荒」內稱：『號聲響了，一窩蜂的湧進了食堂，等着教員哨子一叫，有的是忙忙的吃了二三碗，但有的還未進來。

「哦！沒飯了。」

一陣猛烈的吼聲，掀起食堂裏底風浪，好像大海裏起了洶湧的波濤，一股一股的向着飯桶衝去，結果，還有飯呀！有的頭上戴滿了滿腦的飯，有的身上穿滿了一身的飯，地面上，如佈滿了一層層的白霜，但有的碗裏仍然是空的——沒有一粒，於是叫的、喊的、罵的、笑的……

飯吃完了，大家開始議論起來：

「唉，這樣的搶，我們將來也許會餓死吧！我簡直只搶得半碗呀！……」

二　飢寒交迫的教授

據雲南日報六月二十三日社論「提高教授待遇」內稱：『以昆明物價為例，一般生活費指數達到二百左右，而教授們最高薪津米貼總額不過二千元，折合薪津指數僅為四至六（皆以二十六年七月為基期）。就實際開支而言，教授們多有眷屬，平均每家四口，伙食費用至少須二千元，其他房租、衣着、零用、子女教育費，都無着落，若遇疾病，只好聽天擺佈。大學教師中除教授外，尚有講師、教員、助教等，名位較低，收入較教授更少，如亦有家庭負担，苦痛更甚。

就教授自身工作而言，除極少數例外，莫不受到生活困迫的影響。我們常見教授們出入舊書攤、拍賣行，或者在公米店、公鹽店前鵠候終日；或者洗衣，燒飯；或者……許多精力都打發在生活瑣事上。許多教授無力供給子女上學，他們

自己却居於學府中的講席，教他們如何可以安心教書。』

據桂林掃蕩報六月五日載曲江四日電：『自上月十六日本報刊載中山大學教授宣言，及十七日社論中籲請改善生活後，韶坪人民皆甚注意，頃據該校教務長鄧植儀稱：中山大學本年經常費每月奉撥五十萬另六千餘元，惟預算及分配綱要迄未奉教部頒到，加以財部匯發經費太遲，四月份至今尚未抵達，教職人員生活補助費自去年十月變更辦法後，財部又未能依期照額匯付，本年一月至三月迫得仍照舊額每月七萬餘元分配（新額月需二十餘萬元），匪獨東挪西湊應付綦難，抑且於執行預算深感困難。』

據東南日報四月三十日載「悼覆車而死的岑詩壽先生」內稱：『岑詩壽先生是邵武大學裏農業經濟系的講師。他給我的印象是：破舊的中山衣，布底鞋。一個月以前，聽說他到六十公里外的另一個大學兼課去了。他利用一星期的春假期間，在那個大學兼教統計學。兩星期中日夜授課，趕完了一學期應授的課程。他爲什麼要如此呢？他有一個龐大的家庭：太太，四個十二歲以下的小孩，三個都在學堂裏唸書，一個還在太太的手裏抱着，全家生活費，兒女教育費全賴他一個人維持，他當講師每月的收入不及四百元，他告訴我們每月所有的薪水不夠全家半月的吃飯費用，六口人是半飽半餓糊塗過日子。於是他不能不跋涉長途，到另一個大學兼課去了。不久以前，他會對我們說：他的母親死了半年，現在棺材還

等着有剩餘的錢時安葬呢。但現在他也死了，他的棺材也留在異鄉的荒郊上。治喪的錢，雖由一些親友暫墊了，但死者還留下一個年輕的妻子，四個幼小的孤兒。未來的長日子裏，誰來養活這一羣人呵！』

又據東南日報五月十六日載「關於岑詩壽先生」內稱：『岑先生之死，及岑先生死後之一切遭際，已成爲現代文化人死後之公式。如李石岑、蔣徑三、尙仲衣、張栗原諸兄，生前皆爲有名之學者與有名之教授，但身故以後，景况淒然，家人子女，難以爲生，皆以捐募結束，此種情形，尤爲我輩同人切身之同感。』

三　病窮無計的作家

『作家的生活是太苦了，一面教書一面寫作的張天翼患病至吐血竟乏醫藥費治療，王魯彥、蔣牧良貧病交迫困居故里，這些成名作家還有人提出來加以援助，多少無名作家受生活鞭撻着，喘不過氣來，或染病鬱鬱以終，連援助之聲也聽不到呢。

抗戰以來米價漲了七八十倍，墨水每瓶由二、三角漲到二三十元，稿紙每百張由一、二角漲至十多元，稿費最多只提高十倍（戰前每千字約酬一元至五元，目前大約爲十元至五十元），而且稿費起碼在刊出後一月半月才到手。除了些成名作家還可以靠稿費吃飯外，其餘的要靠稿費吃飯，那眞要餓死了。

縱觀目前各地文壇普遍的沉寂，副刊剪稿之風之盛行，稿費太低實為重要原因之一。在這時候提出千字斗米運動改善作家生活，實在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千字斗米，所索並不過高，折合戰前計算，每千字只合一元而已。聽說桂市各刊物編輯，為響應這一運動，已紛紛與出版家談判，各報紙副刊亦準備提高稿費，願祝千字斗米運動，能不脛而走的推展到全國各地去。」

（完）

大後方輿論一束（一）

「向頹風抗議」

（桂林掃蕩報社論，四月二十三日）

社會上近來滋長着許多頹敗的風氣，也許被人看不見，也許被人摸不着，但相反，有時又彰明較著的擺在人人個個的眼前，而且散播這種頹風的份子，還不知道自己是在頹風中過日子。我們以爲這是抗戰過程中最大的危機，我們應當向這種頹敗的風氣提出嚴重的抗議。

第一，就是虛偽狡黠。人與人的交往，近來似乎一天一天離開了常軌，爾虞我詐的事情，眞是指不勝書……人們似乎都失去了理性，也遺忘了感情，搜括的儘可能搜括，自私的儘可能自私，這樣於是造成了以虛偽爲能事的社會，以狡黠爲必然的人羣。寫到這裏，眞是不寒而慄！舉目四望，狼煙遍地，到那裏找得一片乾淨土？一堆乾淨人？

第二，就是欺騙粉飾。上對下如此，下對上更是如此……

第三，就是浪費無恥。雖然「節約救國」的口號喊了幾年，時至今日，浪費

之風不蓋不曾稍減，而且日益增高。鉅富豪紳的大賭，聽說有幾十萬一場的輸贏。闊老巨商的豪飲，數千元（按：應將此數加十倍百倍，才合事實）一桌的酒席乃是常事。大後方的戲院，一天一天加多，捧戲子，玩舞星，似乎又成了今天最時髦的玩意。爵士音樂代替了抗戰歌聲，軟性書報代替了建國文獻。……這一切，是浪費啊，是無恥！然而，儘管浪費，儘管無恥，有什麼方法制止呢！他們有的是「錢」——從戰時暴利得來的錢。

第四，就是不公不平。誠然，他們有的是錢！可是，也轉眼看一看那些窮酸的寒相。戰士的食不飽、衣不暖；教師們又何嘗食得飽、衣得暖？無數苦幹的青年在暗泣，無數執干戈衛社稷和執毛瑟衛干城的同胞同澤在痛哭，聽說小公務員有棄職從商的，也有寧願拉車的，更聽說昔日的文化戰士現在開館子，自己去打雜。這眞是社會最大的不公平……這些一點也不合理的現象，叫我們怎樣使人安心？

以上是我們最爲深切感到的四種頹風，這些頹風不根絕，社會絕對沒有進步，抗戰勝利的日子也必定延長！語有之曰：哀莫大於心死。苟非叔寶喪心，而人人個個都能臥薪嘗胆，振奮刻苦，抗戰勝利，建國成功，實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昔成（少）康以一旅興夏，楚國以三戶亡秦，沒有別的道理，就是人心奮勵，衆志成城。我們讀明末歷史，知道當時之敗，敗於人心者多，這一般鑑，願

國人勿等閒視之！

『怎樣掃蕩頹風』

（桂林掃蕩報社論，四月三十日）

……時至今日……社會幾乎被一些大大小小的財神，鬧得烏煙瘴氣。虛僞，狡黠，欺騙，粉飾，不公，不平的現象，亦隨着降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社會的財富，於是更走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路上去，試問風氣怎樣不頹敗？

…………

我們再要要求朝野上下四件事情：一是知惻隱，二是明羞惡，三是善辭讓，四是辨是非。（下引孟子的話）

…………

不過，這都是治本之道。今日頹風囂張之際，漫漫的要人心轉向淳正，不免又有「遠水救不了近火」之慨，因此，我們在心理治療之外，還要一套緊急治標的辦法，……就是（一）借幾個大奸商的頭，使大家動動惻隱之念。（二）殺幾個貪官污吏的腦袋，使大家也明白有羞惡之分。（三）獎勵所有刻苦耐勞清正廉

明的人民或官吏，使大家也曉得辭讓之美德可風。（四）輿論不斷打擊頹風中的人物而表揚善良爲國盡忠的志士，使大家也不忘是非終在人心。如此，頹風或可稍戢乎？「亂世則重典」，我們這絕不是快意之談。

按：掃蕩報係國民黨機關報。以上兩篇社論使人人有「羅馬社會末日」之感。

『春雨時節』

（桂林大公報，四月十六日，子岡，重慶通訊）

在重慶一部分知識份子階層中，近來起着這一種沉悶的疑問：爲什麼在抗戰第七個年頭，人心反而不見蓬勃，社會上沒有一種風雲湧起的熱潮？人們難道眞被物價壓倒了嗎？可是我們不難找到一些兢兢業業的人，想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好，可是往往又作不好，這其中彷彿缺少着一種什麼。

（　×　×　×　×

戰時生活的一些限制已弄得雞犬皆鳴，忙壞了市政當局上下全部人馬，結果市廛間到處是不平之鳴。

×　×　×　×

倘若容許報紙作到「百姓喉舌」的一半，那末我們將聽到不少人民的陳情與呼聲，再倘若這得到若干解決的辦法，相信「勁」也許來了，宗教的熱誠也不會缺少。目前人民缺少着的也許是：起碼的生活與教育，起碼的民主政治的根基……

「艱苦的體驗」

（桂林大公報，四月三日，子岡，重慶通訊）

越接近勝利，越得嘗試加倍的艱苦。重慶大多數人民首先體驗着這滋味，有的要跌倒，有的要淘汰，有的要蛻變，有的要新生，也許眞如西諺所說：那最後笑的才笑得最開朗眞實吧。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大後方輿論一束（二）

小人當道　君子隱退

「社會上造成一種頹風惡習和驕奢淫佚的生活，在官的人，對上官只知一味逢迎，對工作則敷衍應付。在上者也大都喜近阿諛卑諂之流，而遠忠誠正直之士，相沿成習，政治遂不可爲。在這種情形下，一般有志之士，雖然懷抱着極大的抱負和無限的熱情，結果縱不受排擠歧視，亦難安於其位，卒至悒鬱以終。其狡黠者，一方面利用地位，百般作惡，對工作只求應付，對長官則阿諂逢迎。意志薄弱者，遇事則唯唯否否，處處以穩健自居。卒至小人當道，君子隱退，政治上風氣之壞，無過於此。」（正氣日報五月二十九日社論）

「今天的上層社會需要有特別聯絡本領的人才能打進，而發揮這種本領不能不賴經濟爲後盾，今天的中層社會崇尚的是應酬、交際、拉攏、幹水，這一切都需要本錢，今天的下層社會所崇拜的人是有錢有勢，社會環境如此，便不是單講仁義道德所能濟事的。」（新中國日報五月十八日社論）

社會不平 怨聲四起

「人心已呈不安狀態，死亡率日增。反觀不少人過着淫靡的生活，只顧爭妍鬥麗，狂吃浪用，揮霍無度，簡直不知有戰爭這回事！生活對比，恰似一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活寫照。這大矛盾，顯然是我國抗戰前途的隱憂，勢力削弱，經由局部而漸及普遍，社會上不平，怨恨的心理現象，已經逐漸形成。」（中山日報五月二十八日社論）

「若要大家吃，不能一部份人吃盡苦中苦，少數人儘量享受舒服，今日之事如何，姑備記者發言。是社會有缺陷，有毛病，大家裝聾帶啞，不聞不問，才是極可隱憂的事。」（貴州日報五月二十日社論）

紙醉金迷 士無鬥志

「一般深認後方社會太缺少戰時精神，我們以爲老百姓對戰事可知的太少，可說的更少，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軍事以外，若經濟，若政治，更應該澈底檢討，毫不諱疾忌醫。我們總感覺一切都還不夠堅實有力，經不住狂風驟雨般的試驗，有毛病的地方也實在拖不得了。」（大剛報五月二十九日社論）

「洞庭此次戰役，前綫軍事所以稍却，闇受走私商人敗壞士氣之影響頗多，

吾人觀過去金華撤守之教訓，則對此種奸商劣官，非予以嚴懲不可。今日忠勇將士浴血鏖戰，因敗類潛蝕軍紀，以及後方富貴豪吏紙醉金迷，使鬥志消沉。」（貴州日報五月十八日社論）

抑鬱苦悶　墮落消沉

「如果能深深的透過這些表面的繁榮，也許裏面正包含着無限的悽慘。在熙熙攘攘滿目都是奢華的情形下，使有心人感到有些愁悶，在生活裏像缺少了什麼似的。」（大剛報五月二十四日桂林花絮）

「為生活所逼，抑鬱不歡的，不平或鳴或沉默，而產生喪氣頹傷的情緒則一。」（貴州日報五月二十日社論）

『納粹的祕密警察統制下的人民，有不能暢所言行的苦悶，英美等國學術研究很自由。某些國家的人民因喪失這樣的自由而大感苦悶。三十年前的帝俄，工農階級的苦悶達於極點，現在的蘇聯不會有這種苦悶。消滅一些因苦悶而產生的現象，可以有很多方法，如希特勒及其同好們對付「異己份子」就有許多祕密警察，集中營，以及諸如此類的殘酷手段。滿清時代對付漢人則採取了柔化手段，企圖從根拔出這一枝「毒箭」，但中國人民的苦痛却是日趨普遍與深化，結果乃有辛亥革命。希特勒的手段既不能減少人民的痛苦，將來的命運也就不難想見。

消除苦悶與痛苦的方法，實在只有一個，就是，把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取消，如像美國的獨立戰爭那樣，把社會生活形態整個改變。否則一切倒退的現象都將繼續禍害國族的幸福與繁榮的。』（雲南日報五月三十一日社論）

哥侖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